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九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稿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爲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爲國其權無限奴畜羣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爲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爲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爲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

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坡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異志耽耽逐逐不復可制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于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倖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抵禦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來由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咤而徧于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其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自洲之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裹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

隸印度西鄰之阿富汗俾路芝亦為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阯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于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因俄日協議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于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積（日本里）	人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屬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歐屬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競爭力之强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於我支那然

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前者哥侖布之開美洲謂爲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爲產物之地昔爲殖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于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爲消受產物之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于他地於是歐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于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度之景況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窘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瞵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國二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黷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忿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搆怨

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于人羣之事非屬于君相之事而屬于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于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資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于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于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亭毒全球游刃有餘貫革七札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者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

年前一遇之于日本近則再遇之於非律賓三遇之于德郎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議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非律賓德郎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強弱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舵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國國土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役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

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復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

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泌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有爭自存之心乎抑曾非律賓德耶士哇兒之不若也（完）

飲氷室自由書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羣學之通語嚴侯官譯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爲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即欲定以爲名詞焉）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于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强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于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

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强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呑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自棄之罪不可逭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覩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跼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

其非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于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于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鍤。譬之進藥於痞瘤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濶斧。則輸倕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閼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源。閼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

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于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間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觥觥大鼓鼕鼕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即斷然行之嚅嚅囁囁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

聽遂建議于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呆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携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介紹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效力二人未知阿里為何如人以為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即前冊所謂者）之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今其人肯貸金與我眞天賜也乃遂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為必訥耳遜里以巳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為借金之事必祕密無人知今忽揭于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為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其公債票早散布

已盡。而其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賣買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其事一旦傳于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氷主人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買。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于伊限之手。而不成于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鹵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一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鹵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松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幕府者大將軍也）既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于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

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意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為嘉富洱者）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爾尼亞王為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為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為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為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髣髴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兒尼亞蕞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地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

與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即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賫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于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略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略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廢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蜀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于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李季

舉全球之人均能自由不人侵損不自放棄則爲太平之世乎不敢信也。文化未啓民賊壘出縱情恣欲壓制天民閼塞其耳目口鼻縛其手足而從容朘其骨肉鑿其膏血使人一身固有之權。莫得自主。此公理所不容齊民所同憤則伸天民之公義曰自由自由于是相率而奪回自主之權復發明平等之義舉向之奴隸畜之牛羊牧之者悉得比肩齊勢同享自由之樂利不以侵人。不以自棄。而競爭攘竊從此熄。天下從此安其居矣。然而尙有進于此者。則後此之進化尙賴吾造成之豈得以人人自由爲世界之極功哉。曰不侵損人之自由之權。曰不放棄巳之自由之權。則人我之間。其界限爲何如也。向使人其人而我其我各行其自由之權各享其固有之利則人與我又將各治其界限之內矣。老氏之守黑守雌。舍先取後。楊氏之縱心所欲。縱身所適。或且從而竄之。而進化之功不中阻乎。然則人人有自由之權。猶是剷不平以爲平之極效。而升平世之形象也。請進之曰自任又進之曰仁人人人以自任爲事人人以仁人爲心世界之樂利必不遽止于斯文明之進步必不遽止于斯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人不沾是仁之褊痞昧以思興起以行累日計月必將無侵失之警人我之界矣無侵無失無人無我無所謂平等無所謂自由人其爲人乎我其爲我乎我即世人世人即我乎其果平乎其不平乎嗚呼吾不得而辨之矣以此爲太平吾恐其猶日進無已也

批

平人我之界自是第一等學理然吾謂欲平此界則必自人人自由爲有界之極即無界如輪船向西直行但患行之不造其極耳果造其極則必返于東此理試細會之

老氏之說所謂放棄其自由楊氏之說所謂侵人之自由非眞自由也

汝此論因仁人君子豪傑之言我輩人人所當知者也雖然言自由之學者不謂然蓋同是人也彼而待我之仁則在彼爲放棄自由我而仁彼則在我亦爲侵人自由故到太平之極必無仁人之人亦無被仁于人之人故自任也仁人也在今日言之固第一等事業然永久持之不變將又流爲牧羊保赤之主義矣英國昔有恤貧之政而貧者日多後撤此政而民乃驟富焉專言仁人與專言自由其比例亦如此此吾近日之學與前年異者

也。汝謂如何。若有疑可更駁論。

老子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等。而以道爲之冠。故其言治法。悉歸於淸靜無爲。然世界之人。皆能安於淸靜無爲。如初生之孩。則孩之者固宜。無如人之生也。異于物。其孩也。則孩之可也。及其長也。智則自多。雖欲愚之。不可得矣。愚之不能。則安得不以智治國哉。以智治國。民愈智。民愈智。治愈難。乃務塞其兌。閉其門。是眞國之賊矣。然則從老氏之言。不獨失道。抑且失德。不獨失德。抑且失仁義。既失其仁義。復不保其道德。則老氏竟無術自處而治此世界矣。

嗚乎、民之日趨于智。老氏乃欲琢雕而反之樸。其不能勝儒家順而導之者。固其宜矣。故老氏可謂有致天下太平之心。而不得其道。儒家既有其志。復得其道。故春秋太平之法。可以行之萬年也。

批

人之一身有孩童之時。猶一人羣有野蠻之時也。孩童又豈足貴哉。治國云者。牧羊政體之說也。民智而治之愈難。固矣。然民既智則能自治。豈復仰人之治哉。若欲治之。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者也。



田猛

無論何事。萬不可計較成敗。亦不必計較成敗。但一往直前做去。即知萬不能成。爲之必敗。亦當勇往而不可不作。蓋事不必自我成之始爲成。但不可不自我發之。自我發之自我成之。其成之也必小。我發之人成之。其成也必大。成于一時者小。成於後世者大。成於一人者小。成於多人者大。乃不易之理。故敗之時。即其成之時也。所敗愈甚。則他日之成就更大。中國人動曰。凡作一事。必豫料其可以成否。及如何起首。如何落脚。必其事可成而無敗。而後可辦。若知其不能成。則萬不可辦。嗚乎、此中國之所以一事不辦。而有今日之局也。今日而欲有爲。請自無顧目前之成敗始。

批

誠然誠然。然此等理論。不在空談。當務實行之。但宜時時在胸中操練此等境界。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若不自得。則變了口頭禪。其流弊不可勝言矣。愼之哉。

古之創教統者。或託古人。或託鬼神。皆行一時之權。而使野蠻世之人信之也。然其用心甚

苦。而其無果敢自信之心冒險之力則甚謬也若無所依傍不瞻前不顧後而爲磊磊落落千古一人千萬人信之不爲榮無一人信之不爲辱吾一人之志如此後有繼之者可無之亦可惟吾心之自揣無媿可也如存有欲使人信之心而故作非理之論則進化之難必有不可思議者轉使欲有益于人者適足以害人也。

批

有自由之志氣固當如是雖然自立固可貴也屈已以度人其用心尤可敬也豈可輕詆古人哉

不讀書則無書可讀讀書則當讀之書多不作事則無事可作作事則應作之事多以無多之歲月讀多書作多事其可少暇逸放棄也哉

批

汝有見于此是進步人之語矣首四句非經閱歷者不知其味也吾于五年前患無書可讀無事可作五年以來則患應讀之書太多應作之事太多但覺日不暇給矣。

唐叔平



世之尊孔子者乃曰諸子皆不出孔教範圍不知範圍二字乃阻人思想甚大且諸子自有思想何必須孔子範圍哉孔教雖大何能範圍諸子之思想哉是尊孔教者反失其所尊也何也有所謂範圍而思想遂拘于範圍之中而終無出範圍之外者也且孔子嘗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既曰罪我矣則必欲後世于春秋之外復有作春秋之人也若有範圍以範圍之數千年後豈更有作春秋者哉故尊教主者不必皆在教主範圍而教主尊必有不在教主範圍者而教主更尊也

批

昔亞里士特德爲拍拉圖弟子甚事拍拉圖也竭誠盡敬及其論資生學（即日本所謂經濟學）大駁拍拉圖共產之說或問之曰拍拉圖非子所最尊之師乎何故背其說亞氏曰吾非不愛吾師敬吾師然愛敬公理更甚于愛敬吾師何也公理者吾師所最愛敬也云云若亞氏者眞能愛敬其師者矣故尊教主者誠不必以範圍爲尊之之道也

論中國與列强 接二十八冊

方日本占據朝鮮及直隸灣。英始悟日本比中國尤足倚以障俄也。乃賀日本之勝捷。又勸清遷都中央。一旦清不足恃。則爲英之美肉耳。揚子江沿岸。千里舸艦往來。商務上最握要之地也。英以開放門戶。要挾支那矣。其英本世界第一通商之國。在於極東。有最大勢力者。今極東之局面一變。而其所獲之利。亦占第一矣。

英方染指於神州。列强羣起。欲分其利。而以俄爲最甚。乃決定政策。逞以巧妙手段。專虎視此方面矣。夫俄之不喜中日戰事。比英爲甚。蓋其西伯利鐵道未成。東方問題。驟然出現。非其所利也。俄之政畧。全與英異。其意欲得自由港於東洋也。歐洲要津。悉屬他人。俄所往輙阻。不能前進。如阿富汗俾路芝。其數十年來所慘淡經營。希冀南下者也。而爲英所壓矣。現世紀之中葉。雖得阿噶諸及海參威。而每年氷結二月。緩急不能爲用。僅以黑龍江及沿海州。爲圖南之經耳。千八百八十年至八十六年流言曰。俄得朝鮮某海灣。又得蔚陵島云。事雖虛傳。而亦非無因。其後俄則垂涎於



旅順大連灣矣。旅大無結氷之患。足爲雄壯碇泊之地。出自由海之要津。能得此者。其利豈有支哉。

據旅大之形勝。北瞰京師。其威所加。與清廷若遷南京。英人得而制其死命者。無以異也。故俄之大慾。由是日益滋長。非徒欲得自由港於太平洋而已。其志之所存。雖或未必遽欲囊括四百餘州。而亦欲呑併土耳其、滿洲、蒙古、支那北部矣。中土四萬萬人。奉外國人爲君主。習以爲慣。使歐人不沮日本之謀。則恐大陸幅員。盡歸日人之有矣。

屢次受辱於支那。且爲爭朝鮮通商之利。及政治之權。不知幾費經營。而終至于從事戰爭。其豫算必勝。固不待戰後。而始知支那羸弱。一至于此極也。盖日本欲撫有支那。無日不在夢寐之中。若使此回戰事。發於五十年若二十年前。當歐洲各國。未注全力於對外政策之時。則代清而有天下。其或爲日本。亦未可知。果然、則黃種兵力。大爲可恐。豈如今日之在囈夢中哉。以日本精練之兵。率支那大衆。以爲先驅。或足以驚悚西人耳目焉。經三國干涉之役。日本雖被挫折。而其希冀非常之心。猶未忘也。

當時日人。雖只欲得台灣遼東而止。而他日歐西有事。無暇顧及東方之時。則因利圖便。實行其征畧政策。亦難知矣。

按下關條約。淸爲日所迫。割地賠款。認韓獨立。其他日人在韓所行之事。一切仍舊。使該約實行。則日本爲俄之大敵。非止占取港口欲出于自由海之望。爲之斷絕而已。實至使支那立於與俄爲敵之地位。是豈俄之所能忍乎。然獨力運動。恐驅英國聯日本以爲良友也。乃於講和之前。與德法交涉。謂日占形勝。非惟俄之不利。實大有害於德法也。遂引二國爲同心。致意日本。且致書焉。謂日占遼東。非獨東方平和之局。不可長保。且世界和平。亦爲之攪破云云。

當三國干涉之初。日本欲拒絕之。而先覘英之舉動如何。則英人助日。毫無決心。蓋英人聽反對助日者之說。以爲日本他時商務。必爲英勁敵。故袖手旁觀。中立而無所左右焉。蓋英之政畧。固常曖昧不明者也。於是日人知三國不可峻拒。而容其說。日人怨英之心。自茲而始。而英爲獨立矣。日英皆以俄國漲大。則在支那商務。必爲大損。是兩國所同病也。於是乎警備俄國之感情。漸相近矣。

三國干涉直接之結果。至千八百九十七年。猶存于極東政局。而其他之結果。尙未可知也。今世界大劇塲之要点者。在於在支那所有勢力。以俄代英也。在于日俄之反目。在于日英之相親也。支那自一敗塗地。遽難復振。於是出於萬不得已。欲求一保護者。遍相各國。以俄爲最適。遂依託焉。夫使支那求保護者之事。不爲秘密。而公然表示于天下。計策之善也。則或能使列强互相猜忌。而支那得以利用其機。亦未可知。而支那之於俄。先入爲主。遂不遑他慮。而竟鑄成此大錯矣。

俄地與淸相接。其人民非支那人種。與外國人相處。不挾敵意。與列强大異。且俄人比其他歐人。少倨傲之風。又能採用他國之習慣。頗有寬厚之容。傳敎師問題。常惹中人之憤怒。俄國不務傳敎于支那。其公使館亦未辦妥此事也。因是諸端。遂使在淸之俄國勢力。容易代英國而稱霸焉。德法從俄之說。遂爲同盟。其緣由不可不求之於極東以外也。德在極東。政治利害。一無所關。法稍有之。亦止于西貢而止。然德法常欲買俄之歡心。各爲維持其歐洲政局。互爭從俄。惟恐後時。然中日戰時。二國實表同情于日本者也。

（未完）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接前冊

惟交通之所頻至。大勢之所將去。我貿易對于歐美。亦可漸次有增進而無減退。雖然歐美之所受用。概若原料。非距原料甚遠之麤製品也。否則長于日用少許之美術品之類而已。日本欲一旦以工業國立于世界乎。永若此原料若此麤製品。以少許之美術品供給之者。而必不可不甘也。自得于歐美之新知識。不可不出于與新工業之舉。雖然、此新工業也。既得于歐洲新工業之結果。則使歐美列國受用之者。於事理甚難也。去難就易。用力少而收功多。人與國之所擇取也。然則此新工業之大吐口。不于東亞索之于何索之哉。列國競爭。不爭于支那。爭之于何處。

支那大陸。我工業之一大吐口。又我商業之至要版圖也。然則對于此。假令非競爭國。亦宜專心一意。勉力經營之。況於列國競爭而赴于此哉。抑列國皆爭赴于此一大陸。從事于各自之權利及利益之分領。既概舉之如上。而今日為列國之所經營如何哉。或有勉于各種鑛山之發見。則有既發見之着手于其開掘。或有試鐵道鐵線之踏查。則有既踏查之始開其敷設。或有精查受用之品類。從事于供給之。則有選擇資本



之投處圖議集合之。概而言之。則今日之支那大陸者。歐洲之經世家技術家資本家工業家及商業家等之一新馳逐場也。而此皆跟于國而進。又無非國之自靡而使進者。

今夫是等之列國。皆無非於我工業之大吐口競爭。就中如德國。我之所認爲最戒心之一大勁敵者也。蓋彼德國尤後于歐洲之列强。而進入于工業之競爭者。故其勢不唯與英法等。敢所不敢。以不可不開工業之一生面。於是於現世界察生存困厄之實情。價格最廉。并出模造之製品。用此而惹四方之受用。以勉擴大德國工業之版圖者也。既用之而壓法奧。進欲以爭衡英國。所謂德國製之歪多、阿步、賒勞嫣地、之旗幟。早至于靡英國工業之壘。如彼建植民地于山東之一角。一舉而收黃河流域之地方。爲德國工業之版圖。再舉而擴大之于北滿南漢。三舉而欲迄于朝鮮。其他伸長之深意出。故工業上英國之畏德國。有如虎狼者。英之蓄力于支那數十年。其勢力範圍有工業之受用者。以一億八千萬之多。而輓近尚孜孜熱衷于擴大其吐口者。爲欲關防德國之侵蝕而已。思德國之採用工業方略者。大要亦非所欲我之擇取也。而彼既

用之於歐洲漸侵食我工業。今也於東洋再驅逐我工業。其象有歷歷可徵于最近之貿易表上者。彼一旦得志於支那大陸乎。我工業永失墜工業最大之吐口。是豈非爲我將來之國運之所可寒心哉。況夫爭同一之吐口者。不止於一德國乎。

然則我日本於今日。不可不豫爲之計。余惟迄至于今日。我商工業之不大伸于彼岸者。雖由有錯綜種種之原因。亦以未明瞭彼岸之事情也。若既明瞭眞確。雖我國之資本不豐富。我民之心日不宏遠。事業豈寂寞如今日哉。如彼歐洲列强中之法國。於支那大陸之經營。夙輸一籌。於是國人慨法國工業之落人後。提唱里昂之商業會議所。聯利兒、爐畢、波兒多、馬耳塞及羅鶯士之五商業會議所。組織此一大會。簡派一隊調查委員于東亞。一區于交趾、安南、東京。一區于東浦塞、暹羅、緬甸。一區于雲南、廣東、廣西。一區于貴州、四川。調查鐵道、河川、港灣、鑛山、農產及蠶絲等。歸而獻策于政府。兼啓誘國人。於是法國有極東政策上確實之方針。看昨年來法國對支那政策。非着着進步乎。

惟着眼于東亞之經營。提唱者如東亞協會。如東亞同文會。企圖商業發達。從實行之

者。如實業團體。當交通之衝路。爲媒介百貨之呑吐者。如日本郵船會社。如大阪商船會社。如東洋汽船會社。把握金融之樞軸。事業之動力。如日本銀行。如正金銀行。有爲助成鑄冶人物事業之發達者。如商業學校。如職工學校。又有亘于支那大陸至體至密之關係者。如東京、京都、大阪、橫濱、神戶、長崎、函館、諸市。其他以地方之特產有大關係于彼岸貿易之市亦不尠。以上試舉其一班而已。由是等之協會、團體、社會、銀行、學校、商業會議所等。由各委員以調查之。必要者專門家實驗家技師通譯等航于彼岸。於我實業上之區域。加各種之實查。將來我商工之發達上。實不少小。可有効果無疑。誠備東邦協會之一員者。揭唱協會之先。得公共之協贊。而調查會之創設。至覩調查之實行。不堪翹望。至若其調查之區域。調查之事項。待會之成立。更有所獻替。

一期以上之實行。爲東邦協會置支那調查會之準備會。

二準備委員。任東邦協會會頭之指命。

三準備會者任交涉于各種公私團體。迄至調查會之設立之事業。

猛省錄

德人野心(一)倫敦中國報云。德國在中國所築鐵路。殊爲神速。約下禮拜內。有鐵軌八萬噸。由德州運至天津。 又日本人民報云。德政府近來隱隱注力東方軍事。尤垂涎楊子江沿岸一帶權利。故現有新製汽船八艘。吃水均極淺。速力甚大。鋼甲機器。又均極堅利。據云將以爲來往上海重慶之用。

記者曰日本福本日南之自德而歸也述歐人翦滅黃種野心傾注中國急進直追幾欲滅此朝食其禍機危迫非特中國人不及知即日本人亦出于意料之外爰爲支那問題以演其意曰支那問題者世界之大問題也歐洲列強既作支那處分案三分支那全土。第一北部。滿州一帶直省 第二中央。黃河流域楊子江流域 第三南部。閩江流域西江流域 三部或爲他人訂永借之約。訂暫領之約訂永不割讓他國之約權力所及區域之約其原因如何則以歐洲工業之發達與資本之增加歐美澳非四洲不能爲尾閭之銷場則其澎湃充溢之所及不得不傾瀉於文明半開之支那帝國而浸其全土支那全土之分割乃現在事實決非將來理論也然今之數磨牙吮血于東亞大陸之列強咸注目英俄德法而俄尤甚謂其企圖遠

大手段老辣乘席卷南下之勢據鹿爭中原之場最爲可懼而不知德國者乃爲支那之第一大患也德人者其忍耐力之强出乎支那人之上以沙幾悚民族之特性實行向外擴充工業之國論其鋒甚銳不可抵當故于歐洲與大陸諸國持續親交以絕後顧之憂于海外欲成就殖民政策工商政策之大事業熟慮焦心遂首發難于膠州蕭然插足于支那大富源地其伎倆突飛狠戾大非俄人之可比其經營支那膠視鷹瞵不可測度尤當刮目以待之異日糜爛東亞大局者其在德國乎我日本有識之士亟宜奮勵毋爲噬臍之悔也云云按德皇以梟雄之姿逞虎眈之欲全用突飛政畧其據膠州灣也剪支那之腰以扼南北之通途其竊南洋諸島於西班牙也蹴支那之足以進奪膏腴之腹地企畫山東全省惟日不足意不在於山東也以山東爲起點耳今擬其狡謀所注大畧有二一踰淮走河南以達四川一則渡江而侵畧南方諸省或出浙江或出于福建三沙灣譬如飢鷹振翅山東鷹之體也河南四川其右翅之所掩覆也皖蘇浙閩其左翅之所掩覆也兩翼並張如垂天之雲東亞大陸黑黑長夜礦產鐵道在其主權工業商利爲所掌握利源旣爲吸盡則性命隨之矣爲支那之大害孰過于是而人祇知英法俄之可慮而

未計及德人于德人之舉動無有調查而動色相戒者此眞噬臍無及者矣山東雖鄒魯之遺風人知禮義不肯屈服于異種然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爲他人役○捷報云、英人加意招募華兵。現已有三百人。招練三月之華兵。其功效過于招練九月之英人。德藩亨利。在威海閱兵。見有兵身長六尺。德藩大喜。即回膠州。派二德兵來威海。學習招募之法。華兵首裹藍綢。衣亦藍色。兩肩紅色。藍褲。其辮纏首。外包以布。氣象十分雄壯。華人操法最佳。且亦心服英官云。

記者曰華人之技豈獨爲軍人而已哉極其聰明强毅之所至不及百年足以蹴歐美蹂斐澳而無上之矣雖然、已不能用其所長而他人反得而收之授之利器驅之以自戕其類此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亡國亡種之毒無過于此地球上最大罪人獨夫民賊之用心也列强之先惟英國最善此慣技以雄威駿烈脅其政府以仇其國民復以私恩小惠誘其國民以攻其國民使他國之民自相殘殺肉野血川種族殲盡已乃坐而取人之全國矣猶之覬人之家產者愚其父兄以離散其子弟又使其子弟自相尋戈室內蹀血人去財空而田產遂落他人之手矣是以英之滅印度也即用印度之人滅埃及也

即用埃及之人英法同盟軍之躪我北京也華人爲之先驅也九龍數百里之民死于彈烟銕血之慘者華人爲之鄉導也蓋不如是印度軀幹修偉之種埃及文明最古之宗祗以外力强侵之不使其內體腐敗則堅而不能入衆而不能殲其元氣强而不弱雖以大兵壓倒則愈激而愈張愈折而愈銳終不可得而滅惟用其同種者以自刄之又以利啗其同種者爲之間諜心腹糅雜其間盡得其巢窟稍有所謀英兵即犁穴矣于是乎印埃乃滅非英人之滅之也印埃之人自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使英人享其成也嗚呼天下之大未有不自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他人能滅之能亡之者華人之衆國且大尤非容易可得而分欲其腐敗如摧枯拉朽殆有非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不能容一足伸一臂之勢故英人招華兵于威海德人繼之于膠州灣法人繼之于廣州灣俄人繼之於東三省異日蹂躪四百餘州殘芟四百兆族者其禍始于斯乎其禍始于斯乎然而華人自今以往動其愛國之感情鼓其仁類之天性憤國仇念家難將必有倒戈之一日者未嘗遽無望也而謂盡如印度埃及之結果則未敢信也

日俄協商○俄國露西亞報。近日俄人有意將在韓餘利。讓與日本人收取。昔時日本

之於韓。未能大逞其志者。徒以有我俄人權力範之。今一旦斂手。任日人悉心經營。倘其乘此機會盡佔八道。正不必多糜經費。而事即成矣。夫日人既攫韓利。想亦安心。不復垂涎滿洲。蓋俟其經營韓地既定。則我邦西伯利路亦成。而滿洲可全歸掌握。亦焉敢與我爭耶。

記者曰俄人經營亞東已匪朝夕矣而亞東之國稍能與之角力者惟日本不能併滅之不得不思餌以餘利以殺其勢吾料日人未必墮其術中也雖然豈可恃哉嗚呼、英俄協商前有所聞日俄協商今又見告中國之危危於朝露以二千文明神靈所生産之中夏而不能振其轟轟烈烈之氣以屹立于地球萬國之上徒搖尾乞憐藹而親俄晝而聯英夕而依日卒之俄固虎豹英亦豺狼即爲唇齒之日本我能自立則扶植我不能自立則傾覆此必然之理也我國民亦何不奮其獨立之志爲自救之計以四萬萬人顧不能自救而乃恃他人耶不能自救他人亦萬無能救我者我國民其尙知懼其尙知恥其尙知憤其尙知立

俄人之言〇日本萬朝報載云。中國駐俄使臣楊某。一日往見俄外務大臣。晤談多時。

述及遼東附近鐵路事。外務大臣曰。我國之築路達貴國疆土者。實爲利便交通起見。并無侵掠之意。將來貴國若有邊警。則我國將藉鐵路之便。輸送兵馬軍糧以助貴國。夫豈有他意哉。楊欽使答曰。敝國亦深感貴國之意。故有派遣學生游學貴國。及設俄語學校之事。外務大臣。并催更立鐵路條約云。

誤拘日人○奉天附近地。已歸俄人權限之內。如金州一廳。華官之權。僅能施諸城內。城外四圍。均歸俄人管理。名雖華土。實與俄地無異。昨日金州城內有日本遊客四名。游覽旣遍。甫出城。即被俄兵拘獲。指爲奸細。牽至俄署研訊。將欲加罪。旋爲金州廳司馬聞知。即照會俄員。力爲分辨。始得解脫云。

記者曰俄人日以嚴威峻令施於遼瀋之閒其橫暴無理之事已書不勝書日人爲有力之國民尚幾不脫虎口若我民遇之雖有十百司馬亦不能代爲解免矣嗚呼豈盡疆官之罪哉亦我國民不能倘義俠發忠憤如日本明治之初芟夷大難故外侮內奸敢于苦我民耳我民尚不知自立哉

法人要索○自龍州至南寧一路。久允法人興築。今聞法國駐北京公使。復須向總署

陳說。謂於越南廣西毗連處。宜敷設一鐵路自滇南關直達蘭州。總署王大臣答以現時國帑尚少盈餘。難以興辦。法人猶屢索不休。王大臣等對付不過。即請由法國借欵開辦。法公使喜而允諾。已定借五百萬兩。以供此路工程之需。而其利息則以七分算云。

又聞法人於廣州灣既索展租界。今更於海灣入口附近處得一島。亦欲直據之云。

川中教案◯捷報云、教士臺維生。於六號在四川潼州府鹽亭縣烏龍鎮地方。售書傳教。士民欲斧之。後至客棧避之。衆躡其後。百般恫嚇。羣相譁譟。聲言欲拆屋。并有紳士十三人。因不能保護。勸教士他去。彼等出鎮。即被士民擲石相擊。後因迷路。復返。遂遇男婦大小。持棍毆擊。徧体鱗傷。面耳坭污。其最重者。爲頭上刀傷一處。衆疑其已死。擲諸田中。未幾遂蘇。匍匐至船。船人載之。赴射洪縣教堂安置。該處教士梅思。遂伴送至重慶。現漸平靖。惟身体筋絡。頗受震動。重慶英辦事已辦理是案。一面派西人前往潼州府緝獲匪人懲辦。

記者曰嗚呼亡中國者其教案哉殺二教士而德人據有膠州佔南北天然之良港余蠻

子捉一神甫而四川數府礦山採掘之權落于法人則外人者。孰不樂中國之有教案哉。近來凡各國欲問鼎染指于支那者莫不以教案爲先容焉。而四川一省尤爲糜爛。台州天主耶蘇之相攻。應萬得至挺而走險。歷數交涉以來。至于教案無一善全之局。眞可爲當途一大笑也。夫泰西今日政治之修明文明增進其于宗教也各國皆有不准干預國事之條。故其教士于其國中與平民無異也。加以英國生理學大家達爾文之學被遍于歐美天演之義大明。託天舊說幾有不能立足之勢。乃其來于中國者何其多事哉。吾聞之日本維新之初頗有教禍。然其義士恐禍及國家。至面數士而屠腹剖腸以死。至今則教案無聞焉。豈其民之不尊教哉。蓋其國民之新思想日增月盛。游泳于政治法律界中旣爲教化之人。何有于宗教而阻其自由哉。故宗教不必强人以從。而人亦不必强詆宗教。中國愚民動輒與外教爲難。此其故皆由在上者不能改革政治之所致。政治改革則人人自由。人人法律。無論教民與不教民。教士與不教士。皆世界上守法律不干預國事之人。相安于自由。何用教事之紛紛哉。政府其思諸。

各埠近事

杭州勸祀 孔子聖誕公啓

杭州駐防某君。擬于孔子生日。糾集同志。就西湖錢王祠內舉行祝聖之禮。先期啓告同人。其詞曰。嗚呼、中國今日幾何不爲無敎化之野蠻哉。君辱政奪。忠戮賢逐。法滅國裂。昏亂慘酷。至於此極。天下人心。其果死且盡矣。夫中國文明之域也。華種文明之族也。而 孔子文明之大敎主也。溥溥皇道。巍巍素王。雖億萬祀。寖熾寖昌。胡當斯厄。乃造奇殃。陵夷澌滅。以至淪亾。不其哀耶。不其恥耶。以觀泰西。統君統師。耶蘇天主。神甫牧司。新約舊約。念茲在茲。國勢以一。人心以齊。富强之本。興也何疑。而顧我中。道大莫容。有政無敎。有君無宗。有國無統。有目無瞳。甚而强學紀年。且在禁例。是豈有惡於敎之名耶。抑亦疾夫國勢之隆。人心之充。而民智之聯也。然而國統不一。師逕無窮。天下存亾。匹夫有責。斯文興起。舍我其誰。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期。擬集同人。敬謹崇祝。以光聖敎。以伸公憤。曾子曰、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巳任。死而後巳。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嗚呼、是可興已。敢告同志。

紀錫埠募建聖廟學堂事

南洋望加錫訪事友陳君來函。報稱閩商榮源號東主李君連喜。爲前甲政安然翁之冢

子。曾募建福建公祠。爲同事所悞。乃慨然獨力建造。以底於成。計前後兩進。環抱廊廡。鏤楹刻角。畫棟雕梁。誠洋洋大觀也。核計所需工料數萬盾。未嘗少假絲毫之助。蓋其性成豪爽。見義勇爲。所行善事。難以指數。是誠世德相承。實心實力。較之沽名釣譽者。大有霄壤之分也。又查李君性嗜學。最喜維持文風。前擬倡設女學堂。造就閨秀。而苦無同志相與爲謀。繼乃獨肩其事。不惜巨費。遍託同鄉戚友。訪聘合式之女師。而久未報命。近閱各報見各埠競立聖廟。敎化大興。因感諸埠之盛舉。又動好義之初衷。欲謀在埠中清淨之區。建立文廟崇祀孔子。兼設學校培養人材。惟是工程浩大。用費繁多。難於自成。必賴衆力。君則自願獻地一區。以備蓋造。後捐銀數千以爲之倡。現在日出鼓舞。到處募捐。不知將來可能有成否。聞此事要捐五萬盾。除建造外。兼置書籍及學堂經費。自覺綽綽有餘。特恐埠內巨商。未必盡如李君之具有熱腸。則其事尚須多費唇舌也。或謂修理天后宮。以一石柱亦鐫浮龍。動費千百金。尚不難辦。何况敬聖興學。有益埠人。同是中朝赤子。何莫非孔子之徒。何一非尊孔子之敎。而謂有不踴躍輸將。有是理乎。難者曰、華人信神。由來已久。天后宮能捐助多金。若捐造聖廟。恐未必然。因思現在公祠規模極大。不如將公祠改造。或增築一進。較爲省費易辦云云。寄語李君。尚其慨然任之。毅然爲之。終必有同志之士。而樂爲贊襄者矣。

來稿雜文

弔六君子文

錄天津國聞報

嗚呼噫嘻、甲午之歲。平壤覆。牙山潰。旅順燼。牛莊敗。而僨事之徒。乃尚呴沫濡溼。含穢忍垢。苟免以活耶。戊戌之歲。學校立。科擧改。礦路興。工商振。而忠事之輩。乃竟駢首毋索。勒鬱煩寃。齎志以歿耶。保國保教保種之爲宗旨。强學實學蒙學之爲致用。其果成爲大獄耶。興廢續絕。砭頑起懦之大功。遂鍛鍊羅織。文致周內。其果不以爲酷耶。嗚呼噫嘻。君曷不游於汗漫之外。息於菱荔之內。以顧其神耶。君曷不生於文明之國。長於開化之域。以程其能耶。君曷不學漆園吏之緣督爲經。而明哲以保其身耶。君曷不爲信陵君之醇酒婦人。而戕賊以速其生耶。君曷不尸竊高位。靡享重祿。唯唯否否。而據京朝達官之要津耶。君曷不剽襲章句。出篆詩賦。規規準準。而效翰林先輩之笑嚬耶。君曷不腳靴手版。逢迎官吏。歷歷轆轆。而與末僚而逐於風塵耶。君曷不土硃瓦硯。呼叱生徒。郁郁都都。而與學究交鬨於比鄰耶。衆人皆醉。擧世皆濁。而君猶以爲淸耶醒耶。堂上百里。堂下千里。而君猶以爲戶耶庭耶。嗚呼噫嘻。黨錮之禍。淸流之慘。元祐之覆。東林之災。其猶見於人寰耶。常侍之橫。石羯之腥。惇京

之惡客魏之奸其猶存於兩間耶君曾不自悟而欲悟四百兆衆生之頑耶君曾不自保而欲保二萬里廣輪之安耶鬼新城旦荷戈而徒其猶可以生還耶拘幽桎縶畫地爲獄其猶可以賜環耶遠適異國其猶可以免憂患耶行吟澤畔其猶可以從彭咸耶奈何顛頡之徇而魏讐勿逭耶毋亦杵臼者易而程嬰者難耶嗚呼衆怒難犯之誠不可以矯正耶積重難返之誠不可以改圖耶守舊大臣老成持重之見誠不可以拂耶干進士子帖括陋劣之習之誠不可以袪耶冗官蠹吏奸胥猾役之誠不可以逐耶驕將悍帥羸兵弱卒之誠不可以除耶嗚呼噫嘻波蘭印度緬甸突厥之分裂崩解其將及耶俄德英法美之爭鬭攻噬其何擇耶黃種之族其危也耶維新之機其絕也耶嗚呼噫嘻君以四萬萬人之故而不暇自惜則四萬萬人者將牛馬奴虜之不暇而又何暇以君之故而欷歔而太息耶

主之身也。故國有革命之乱。君主喪其位。而他君代之。或國體變爲共和國。其國尙不得免條約之責何也。雖君主及國體變更。其國家則依然國家也。若國家無主權。如何得有此事。故知無上之威力。與至尊權。一歸於國家。不容疑也。羅馬語、麻塞斯提杜。今譯曰陛下爲國家之元首。代國家攝其至尊權者。用此語以爲尊稱。是今世普通之例也。然此語。古人以爲至尊權。故古羅馬人之言曰。羅馬國民之麻塞斯提杜。乃大統領。並皇帝之麻塞斯提杜之淵源也。

又就國家內部之事。求立法權之所在。則知國家主權之所存。據今之國法憲法。及制定法律之權。非君主並政府之專有。必使議院參預之。夫自國家元首。以至各種機關。其一定之秩序。以成一團體。謂之國民。此國民制定憲法。發布法律。是行國家主權也。

國家主權者。一國之元素。化學語一曰素義同 其威力之大。位望之高如此。而天下之邦國。無不使其元首握之。其元首爲帝王。則稱之君主。予之君主之主權。元首爲大統領。則稱之爲元首耳。不稱尊號。又不予主權。蓋懼大統領。或忘身爲國民之代理。竊蓄異圖



以謀政變也。古羅馬人。局量宏大。不爲齷齪如是之事。當其共和政體之時。予大統領以麻塞斯提杜之權。而不怪也。在君主專制。及君主暴虐之國。國家主權。爲君主之所并吞。在過激之共和國。庶民之權勢。赫赫奪目。而國家主權。失其光彩。夫主權有二種。徵之立憲君主政之國而可知。英人稱其國體。曰議院王國。若內閣王國。國王與上下兩院。聯合行事。是行國家主權也。目之曰議院王國。國王與內閣大臣聯合以行事。是行君主之主權也。目之曰內閣王國。

國家主權。與君主主權。原非扞格不相容者。是理之易睹者也。請假古人之語辨之。具洛啾斯氏曰。人能視物。人之眼能視物之謂也。又人之思想。屬人之全體。而發露之者獨口也。言有善惡。不是非其口。而是非其人。是皆謂之名異而實同也。國家全體之主權。與國家元首之主權。其關繫亦如此。故國家之於元首。二而一。一而二。不可須臾離。猶人之全體之於頭腦。相和則生。相離則死。

國家主權之作用如左。

一國名、位地、記號、版笏、徽章及國旗之可以表國家之權威名譽者是也。損之瀆之。

則辱國家之名譽。及至尊權也。犯之者有罰。

二不服從外國之權。外國欲干涉於吾國事內政。則謝絕之。不敢受與外國交際。常持獨立之體面。使國家元首及使臣。與外國商量。又與外國締約時。使代國家署名。

三國民制定憲法之適於其天性志望者。且釐革之之權理是也。苟有自由之國民。不可須臾喪此權理也。夫國民大衆激事作亂。破壞國家之秩序法律。驅除政府之吏員。如主人之革傭夫。世人往往以此爲國民之權理。過矣。如是者豈吾所謂國民之權理哉。謂之亂民之暴行可也。

四立法是也。夫法律者國家之意思。發而見於外者也。故欲發之。要政府與被治者之協議同意。

五君主之系統絕。及政府覆亡。則造新政府。造新君之主權是也。夫政府國民得造之。國民非政府之所能造。

六特行國權時。代理人所任之責是也。

政府主權。即君主主權之作用如左。



一稱號、位地、禮式、及記號之可以表君主之威力名譽者是也。

二君主位於國內百官萬民之上。以占執政者之至高位地名譽是也。

三施行各種政權是也。政權原指政略之權而言。然日常施政之權。亦可謂之政權。夫國家主權。制法律。定秩序等。事關遠大。其作用不常。政府主權則不然。以處理國家日常要務。爲其本分。故運用無休期。

四使國家之官吏。及事務員。各盡其責是也。

五在今之君主政體。君主不任其責是也。夫使君主不任責。頗屬重要之事。然以理論之。實非也。中古德意志王。及羅馬帝。皆任其責。不異於德國之諸侯。但共和國之元首。無責任之特權耳。

六於外國交際。代國家主權而自任之。

第三章　公權之區別。

凡國權之發見於事業者有數種。古代學者。既言其當區別。亞利斯士爾氏。別國權之作用爲三種。一曰議共同事業之權。（即國民之權理）二曰政府百官施政之權。三曰裁判之權是

此稿未畢

終不相類。即如光熱電三者。雖不能得其質点。而終與湛然不動者有殊。舍利性海。豈是之比。苟如是。動則速矣。力則厚矣。而亦與極頑之日星同類。寧能超出萬有耶。或謂必知各原質之成于以太。萬物之成于各原質。而後知內外四大。至于六道。無一非我。乃爲乾元至仁之量。是固然矣。然所以見爲殊者。以官骸相閡。所以見爲合者。以原質相同。原質有形。即以太亦有至微之形。固不必以覘無倪際之性海言也。然官骸雖一時暫有。而兼愛既濟之道。即由官骸而生。何者以知識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聲色香味觸法。而仁義即由嗜欲而起。獨夫爲我。即曰貪賊。能近取譬。即曰仁義。故易稱利物足以和義。明非利亦無所謂義也。有義則分際有遠近。而恩施有隆殺。是故至仁之行。可以强恕求之。而其量無可盡之理。隨俗雅化。則周孔不能舍芻豢。有身勿戕。則釋迦亦不能啖菜果。此皆以義裁斷者。而謂至戚不異于行路。華種無間于哲人。其可乎。是故內聖外王。無不託始于六根三欲。制爲禮義。所以養欲給求。而爲之度量分界。（荀子禮論篇）余所謂舍妄無眞者是也。若必輕其官骸。而重其性海。玆義遞衍。則遂以二親爲凡



民。而阿闍世王之弑父。亦可悔悟入道。見涅槃經 夫豈釋氏之論獨高耶。亦由不得其本而已。

總之輪廻之說。非無至理。而由人身各質所化。非如佛家所謂靈魂所化也。六道升降。由于志念進退。其說亦近。而所化者乃其胤胄。非如佛家謂靈魂墮入諸趣也。故理想之學。少漸多頓。實驗之學。有漸無頓。

或曰。人固有自憶其前生者。安得謂輪廻無與于靈魂耶。曰夫異體相知。則有蝦與水母矣。然則吾所謂自憶爲前生者。寗知非他人所親歷。而吾以異體知之。亦若蝦之與水母耶。且以演若達多照鏡事况之。彼眉目可見。而忽然以爲螭魅。至于狂走。見楞嚴經 此則非有因緣而致。彼憶前生者。亦若是則已矣。且中國未有前生之說時。人未有憶前生者也。即憶之亦未甞以爲前生。自聞前生之說。而始以所憶者當之耳。亦猶乍憶高岡。如見其巒嶠嵯峨陵阜聳峻者。而心以爲是華嶽岱山。然究未登華岱也。彼憶前生。亦復如是。然何以以爲華岱。而不以爲妄構假名之山。華岱之名。其所已聞也。彼聞有前生之說。而以所憶爲前生者。亦復如是。

前生之說替。而上帝造人之說起。彼亦非持之無故也。蓋曰有養氣。無淡氣。則人將悶懣以死。而今分劑適合。他如卵中白質。未出之雛。足以自養。草木子中之胚乳。亦能化餹以養苗。而葉又有依螺綫而生。巧合算理者。非上帝爲此人物。而配其分劑。調其節度。資其匱乏耶。曰夫久處于是。則寢食衣被。亦以是爲調適。麋鹿食薦。夏蟲茹腐。非甘之也。彼生乎其地。長乎其時。則自以此爲適矣。卵白胚乳之給養。豈有他哉。舍是無可食。則致命遂志于是而不願其外矣。老子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莊子田子方篇 此言生此地食此餌。故能成此形具此性也。使有養無淡。則亦自有一物能當此濃郁之氣者。生乎其間。如人不能入水火。而火鼠海魚。初不以爲患也。且亦安知其無人哉。沒人泅水。與鯨鯢同樂。爲取珠耳。非不得已也。果不得已。則人將常習于水。有養無淡。則人將常習于養。亦自可以不死。而毛羽鱗介。漸則因其思力而生。彼鮫之化鹿。雉之爲蜃。有明徵也。故曰萬物皆出于幾。皆入于幾。夫上帝爲何者哉。論衡自然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

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此言可謂洞幽明之故矣。吾嘗謂文明之民。其初生蕃也。一旦替爲臺隸。浸被逼。遁逃入山。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儀殊。則未有不反其故。王船山思問錄蓋懼之矣。夫兗州桑土。今爲野繭。放家豚于草澤。則化爲豪豬。蠡豕盡然。人獨何能自保。故鞞婆沙論謂或金翅鳥。或龍或人。皆具卵胎濕化四種。而江總白猿傳謂歐陽訖妻爲蝯所竊。因而生詢。見文獻通考經籍門皆不盡誣妄。然則異物化人。未有底止。人之轉化。亦無旣極。誃予手足。而歎茲形之將然。滋足戚也。抑人之易地也。神識未殊。而何以能變。得無與以思自造之說繆耶。曰思力所至。形體自更。此謂無阻力耳。苟有阻力。則不足以宣通矣。要使力能抵之。則固足以自立。其道奈何。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强。强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篇

是故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他族之侮。渙志離德。

此稿未畢

在留人之惡習。或贈士官使訓練彼將士。或厚遇有爲之士。使目擊開明之風。或獎新
報之發行。或發學問之新機。加之十五年之變亂。蒙我屈辱。欲使其不留於心。特返
與償金數十萬圓。其懇摯之情。無所不盡。且以强俄外託移居之事。而徐擾邊境。內
則巧結人心。作其援與。狡英暴戾。掠奪巨文島。淸國徒慕虛名。猶主張藩屬。欲控制
而掌握之。莫要隆其上下之交。使知我心之無他。棄舊怨。忘新恨。猜嫌疑忌之心漸解。
則依賴親睦之情益密矣。又於彼士有志之士。誘引之以歐米文明事物。賴我勢力。革
其敝政。絕淸國之干涉。大定國是。助成一獨立新國於東洋。又常慫慂其官民。成一
進步黨。又稱獨立黨。先是淸人疑忌我與朝鮮親睦。陰搆離間之策。浮說流言。惑亂
人心。朝鮮士民有一意奉戴淸國。賴以維持國家。成一黨以抗進步黨者。其所唱道
曰。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國不事大國。春秋所誅。是則吉凶榮辱之所由興。載籍旣
記其成敗。古今已著其智愚。周易春秋者聖道也。吾聞從聖道而興國者。未聞背聖賢
之敎而不亡者也。世目此輩爲事大黨。又稱守舊黨。淸國庇蔭事大黨。日本愛護獨立
黨。自然之勢也。散士曰、僕匆匆登陸。未有閱報章。不得其詳。請告。客曰、近頃歐洲
諸國。取近交遠取之策。聲言曰。優勝劣敗者。天之數也。東洋人智力、財力、體力、三
者。皆遠不及西洋人。今宇內學術技藝之發達進步。縱有東西南北之迢隔。然無人之
地。可馳鐵車以通之。絕海之水。可行滊船以達之。强速者勝。弱遲者敗。其機日烈。其

徵愈顯。亞非二大洲之舊邦。人種滅亡。繼跡接踵。今日失一地。明日喪一島。清國朝鮮。不久將爲西洋諸邦所分領。當此時於東洋建國。而抱遠大之雄畧。卓絕之才識者。豈肯與隣邦同受傾頹哉。雖然欲蟬脫亞細亞之風氣。進與歐人爲伍。其機緘之巧捷。必當有異人起而持之。然後於合從連衡間。得占其優勝之道也。我邦人士信此說者頗多。散士不覺嘆曰。是襲范睢遠交近取之故智。亦近日歐人雄强之狡計也。方今我國無非常絕特之英雄。剛强不屈之豪傑。不幸一敗塗地。膽落氣挫。其將周章狼狽。大損名聲乎。客曰先畢余言。夫當此時朝鮮兩黨之軋轢。殆甚激烈。當十二月某日。其國舉行郵局創開之典。當路大臣。無不會集。進步黨放刺客擊事大黨之首領。或傷或死。事出不意。京城大亂。人心皇皇。朝鮮國王。使言於我公使。欲借我駐韓之兵。守護王宮。以鎭人心。我兵應之。直入守護宮城。未幾清兵與事大黨連合。而攻圍宮城。我兵防戰破之。雖然。號令不一。衆寡不敵。遂棄王潰圍。而走仁川。敵黨屠斬忠臣洪英植、朴泳教以下數十人。餘黨暴虐。乘勢而亂擊我公使館。辱國旗。燒屯營。我國民所由憤不自勝。而日望京城之確報也。散士蹙然曰。吾人與朝鮮國民。一旦破此交情。十餘年來日本辛苦經營之力。殆歸水泡。不知何日能復昔日之感情也。後數日有報曰。清國已急派艦隊。對我軍艦。大有挑戰之狀。又曰清兵拘致我良民於營中。凌辱我婦女。我日本之名聲日隕矣。然內顧上流者耽溺于歌舞遊樂。恬然若不知。散士見

之慨然。訪一縉紳謂曰。僕雖一介書生。近日之事。有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者。諸公猶醉月眠花焉。能投機應變。建善後之策。定東洋之大勢乎。縉紳冷然笑曰。海外留學諸生。志氣雖高。徒偏信虛理。常借歐米之形勢。以論我國事。是所謂膠柱鼓瑟耳。夫朝鮮之民人。不量其力。屢加不敬於我。我數容許之。度量亦可謂宏大矣。彼誠不伏謝。舉兵征之而已。至與淸國交涉。和戰之妙算。我胸中自有成竹。無復待諸生輩之容喙。白面書生。安知兵乎。散士曰、史稱趙匡胤之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將征淮南至淸流關。驍將皇甫暉提十萬之兵。逆擊險隘。周師大敗。歸路全絕。將士震恐。會村人告曰。鎮州有趙學究。在村中敎育子弟。智計甚多。爭訟者則問之以決曲直。匡胤微服往訪之。詢其計策。因敗爲勝。轉禍爲福。一戰擒皇甫暉。遂王天下。又曰岳飛欲克復中原。每戰皆勝。王師北行。百姓焚香。豪傑響應。兀朮棄汴而去。時有書生叩兀朮之馬而諫曰。太子勿去。岳少保且退耳。兀朮怪曰。岳飛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待其來。何可守乎。生曰自古權臣在內。而大將無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成功乎。飛一日奉十二金牌。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班師歸朝。遂被陷害。諸生之言。何得輕侮乎。夫朝鮮士民之暴舉。我輩亦所深惡。雖然、自顧內無所疚乎。聞朝鮮有兩黨。一親日本。一賴淸國。今我所親之朋黨。襲擊敵黨之首領。殺之傷之。假令憂憤外國之干涉。絕然出於希望獨立之心誠是也。然其行

事則文明世界之惡德。實可嫌忌者。及京城大亂。欲僅以百餘寡兵。守一王國之首都。保護國中之安寧。鎮定民心。其難不俟智者而知矣。我豈得免他之疑哉。且我兵非爲朝鮮國之守護也。特爲保護我一國國旗。欽使及居留人民耳。不然我焉得駐屯於獨立國中乎。抑曾豫受我政府密旨。命遭非常之事機。則提兵助彼之獨立乎。或出於我居留將士。不忍傍觀鄰國之王侯。爲亂臣窘迫。不憚提寡兵。以赴其急。欲鎮定彼禍亂於未發。支彼國命於將絶乎。果然重義輕命。發揚日本男兒之心膽。使奏請於王。而下伐賊之詔。抱兩端以定國民之方向。平定國亂。奉護王於宮中。使無反顧之憂。以宣揚我國光。垂芳名於竹帛可也。即衆寡不敵。不能守城。勇戰奮鬪。開一條之血路。保護王而退京城。傳悲痛之檄。募集忠義之士。共起勤王。死生存亡。與王共之。不以成敗渝心抑可也。且夫易地而觀。未嘗不可見事之理也。如我國德川氏之末路。倡鎖港者阻文明而背天道。論攘夷者說決不可行。當朝廷及薩長諸藩。抗議幕府之時。幕臣有憤慨之者。暗殺朝臣及諸藩之有力者。常依賴最所親之法國公使。借小兵屯營於横濱。來警守江戸城。果如何乎。天下之士民。切齒扼腕。不期而群起伐之必矣。且自當時之勢觀之。至薩長亦借所親之英國之力乎。英國亦見法國之小兵占守江戸城。而默然不可已。夫如此。法國提寡兵奮突干涉於攘夷鎖港之詭激國論沸騰中。内受國民多數之敵。外蒙各國之猜疑。果能償其素願乎。今日我國之於朝

鮮。何以異是。散士深爲東洋慨歎之。雖然、既往不可追。今日本之將士。爲淸韓兵所襲擊。朝鮮國王之苦戰於目前。碧血染城堞。彈丸破宮壁。互有死傷。是非開戰之宣布而何乎。然猶悠悠不斷。左顧右支。苟祈於無事。何初勇而後怯乎。諺曰果決而行。鬼神避之。方今國是唯有果斷勇往而已。驅此激昂國民而指揮之。使蹈水火。將轉禍而爲福。回敗而爲勝。挽逆境而爲坦途。復譏訾而爲讃美。聲振嶺表。功濟日南。曷難之有乎。公何不示天下以果敢必爲之意。若不能斷行之。何憚早罰誤國姦臣。明責任之所歸。改過而謝天下乎。縉紳帶不滿之色。唯苦笑而已。

天下之人心日益激昂。或有列主戰論於報章者。或有講平和策於演說壇上者。紛紛擾擾。不知所決。雖然、如國民之輿論則專主開戰。既而政府派遣辦理大臣於淸國。使治交涉。散士見一畏友。問以大局如何。曰辦理大臣。有才之人也。其學貫東西。敏於事務。鎭率群僚於網羅百事之伎倆。方今未見有出其右者。雖然、獨負國家之重任以身許國。毅然不動。自令敵之敬憚我。未窺顏色。能察機先。握和戰之實權。使於强國。不辱國威。宣揚我國光。至能使我國民滿其願望否。吾則不知矣。當解往時征臺之紛議乎。我既以海陸之兵。畧取半島。內苦于無事。嗜功名歎髀肉之將士。如雲如林。而淸國則兵勢不振。軍艦不整。加之我全權大臣之豪膽不撓。以忠勇純正許國之鐵肝。非猶智勇共困。心力盡瘁。漸得不損國威乎。客在側曰。吾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大

使實方今第一之才也。此人不足當此任。誰能當此任者。自布衣而起。無披堅執銳之勞。歷遷清要。以昇高位。至今日又可以見其才識之豐富。且數航歐米。或握英雄之手。或聞碩學之說。熟知歐米之大勢。文明之風潮者。非其他老臣之可及。最所長者在調停。在彌縫。甲東死後。調停薩長二藩爭難之間。平其權衡。其間處理。最爲妥善。不失時望。不損勢力。隱然負重者。豈凡庸之才所能乎。想將來掌握我政權。位極人臣者。必此人也。既長於調停之才。彌縫之智。當外難。治交涉者。所最宜也。當今之任。必能折衝樽俎之間。結圓滑平和之局。明若觀火也。古人不言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又曰好戰自焚。佳兵不祥。今夫若開戰端。則我數十萬之壯者。暴露於海外。數十萬之老幼。疲於徵發。倒於飢寒。當此時歐之强國有乘間隙者。將如之何。豈不危哉。畏友曰子唯知平和之可貴。未知用武之更利也。夫淸國於我有唇齒相依之勢。當持平和相親交。固不俟論。雖然、頻年淸國之猜忌我。嫉妬我。既非一日。如琉球廢藩。如朝鮮締盟。皆不平其意。觸事應物。皆欲洩宿怨。而其猜忌嫉妬之念。深入心腸。非以尋常之計可醫。蓋良醫之治大疾也。時用毒藥。用毒藥者。爲欲去其病也。今欲驅除淸國凝結之痼疾。能絕其病根。使無再起之憂。不得不倚劇藥之力者。無他在劒戰而已。在彈丸而已。爆然一發。流血積骨。慘則慘矣。雖然、欲得今日眞正之平和。不得不用此劇藥。古聖不言乎。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靜開放活眼。觀彼普奥二

國。宿怨固結。而敵視數十年。遂潰裂而動干戈。呼聲動雷霆。流血被山野。而積怨全消。遂忘往日之仇讐。爲今日之交誼。結攻守同盟之約。以禦俄法之陸梁。是非劇藥之結果乎。又甲子之變。薩長大戰於宮闕。大罵呼逆臣姦賊。今薩長連衡爲情實難離之政府於薩州之莊內。憤怨殊甚。互食其肉。炊其骨。誓不與共生存。戊辰之變。據干戈而決雌雄。往年之怨盡消。其親交非他藩所能及。是亦非以戰爭之毒藥。醫難醫之癈疾之効乎。當大氣欝結。連日濛濛之時。積極消極之二氣。遂相拂欝而激觸。風雨起則爲雹爲雷。乾坤溟溟。日月失明。雖然、須臾而雲散風收。碧天忽然如拭者。雹雷之力也。戰爭之於國家。亦如此耳。且王者之用兵。非利土壤之廣。非貪金玉之饒。將欲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苦也。今彼苟不應我正當之要求。決以兵馬相見。而後握手開懷。洗滌宿怨。講興亞之策。結同盟之約。北禦强俄。西控英法。不亦可乎。徒望圓滑平和。偷一日之安。汲汲於彌縫之策是務。是非久遠之良圖。外交之秘訣也。夫使者之入敵國而論大事也。隆盛兵威。進入海港。事破則直屠其都市。常備此氣概。猶且難達其志也。若期終始結平和之局。使通曉清韓事務之星使。在彼地處理。亦無不可。何必用子所謂第一流之人物乎。却恐徒費蘇張之口。而我無實力。祇招彼輕侮而已。使第一流人傑猶如此言。是余所深爲國家寒心也。

明日接有一書。不知何人所投寄者。其文曰。

夫兵者活機也。神出鬼沒。變化無極。多謀者勝。寡謀者敗。行兵運用之妙。頗難豫料。雖然、竊察內外之狀勢。按海陸之形勝。遂得三策。敢呈足下。勿棄老奴千慮之一得。得奏達於帷幄之謀臣。幸甚幸甚。兵法曰、兵者貴神速。貴國簡拔精兵。倍道而進。出敵不意。使疾雷不及掩耳。占釜山進徇東萊府。鼓行北下。嚴禁剽掠。安撫居民。逐彼汚吏。除彼苛政。吾意諸城市將望風而降。不戰而潰耳。而本軍直指仁川。擣京城。與淸兵鏖戰。擒其屯於韓地五營之兵。奉國王於宮城。說士民以順逆利害。能掩要害之山海。示以久駐之勢。屯堅艦而備襲擊。大示兵威。聲言與法國成同盟之密約。然後與淸韓開和戰之議。所費小而所獲大。此爲上策。老奴遙想日本之謀臣。必用此策。不戰而制全勝。孰意悠悠不斷。常以遲鈍被憫笑者。使彼先着一鞭。而張揚兵氣。爲日本男兒所痛惜。實不少也。中策者何。以兵艦封鎖仁川京城。迫淸政府。破彼務庇藩疆之大夢。提出要求。彼若不允。先使一二巡洋艦出沒廣東福建沿海。虛擊市港。使彼疲於奔命。更遣一隊遡大同河口。窺平壤。自鴨綠江沿海出牛莊。爲襲瀋陽之狀。長江之南北動搖。沿海之城市震動。疑懼百湧。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戰。狼狽失據。於是驅二十餘年訓練之將士。陷大沽之砲壘。攻擊天津。長驅而進。使爲城下之盟。眞在此一擧。議者或曰。夫淸大國也。不可狎侮。兵勇百萬。戰艦如林。而日本兵勇不過十萬。戰艦不過二十餘隻。兵法不云乎。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八月十三日過菜市口感懷口占　　兩觀子

西風落葉滿長安此地驚揩淚眼看碧血一完千古事男兒得死較生難
欲把頭顱換太平維新有例血流成可憐禹域無多士生死分明那抵卿
君危豈復恤身危一飲魚腸百不知惟有乾坤留恨事衡湘蘭芷古今悲
淺薄今人重古人乾坤英氣若爲新百年以往看青史一樣靈均哭楚臣
清流鉤黨禍連天季漢殘明謬種傳荊棘銅駝無限事紅爐鐵血亦當年
徘徊菜市立斜陽毅魄英姿酹國殤嗚咽千秋唯禍水又添遺恨盡滄桑

秋感後八首戊戌稿　　痛哭生

鶴書赴隴正紛紛誰料空勞覓舉勤菜市歐刀酬國士蘆溝襆被散徵君垂簾求革青苗法
入衛能添白荔軍贏得老儒同贊歎篝燈重理說經文
浮雲西北望長安轉綠回黃眼倦看堂額競除新學字門封重揭舊裁官早知秦相能相壓
何有商君苦用鑽孤負至尊憂社稷千秋疑案說紅丸
萬方憂旱待甘霖駭說神龍痼疾深孝惠自因高后病叔文終誤順宗瘖刊章畢反中朝汗

問鼎偏生敵國心。吟客哀時頻悵望。西風殘照滿秋林。

秋肅春溫總聖恩。不須公論白沈寃。荷戈竟歷新疆苦。得柄眞輸舊黨尊。莽士詩休誦韓愈。逋臣迹已等張元。獨憐枉作無名死。中有文忠繼起孫。

膠東海警接遼西。何意南來道更迷。五虎門開集兵艦。九龍城近啓丸泥。攫金有士儕秦狗。戰水無車等越犀。數往愁聞康節語。天津橋上杜鵑啼。

悲秋有客臥江城。難遣蒼茫百感情。河決未消黃水勢。民飢易起黑山兵。石人敢信因謠出。金狄眞愁應識生。時難年荒正無那。況堪江上鼓鼙聲。

滿城落葉晚蕭蕭。磊塊憑誰借酒澆。玫瑰禍胎張景教。芙蓉毒燄煽花妖。悲歌燕市懷寒日。抉眼吳門胥怒潮。留作遺臣千古恨。神州亂本未能消。

不獨江南可賦哀。傷心聊復此登臺。佯狂伯虎全生命。改制公羊是黨魁。從古詩材兼史作。漫天秋色送愁來。廟堂且展安天手。莫把科場鬧秀才。

本館告白　啓者本報派至三十三册是爲發行滿一年之期屆時煩各代派處概行截算一回三十四册後價目另議

又本報第一二册所刊奉送字樣其原故已於第七册表明總祈代派處按册數收足閱報　諸君諒亦不惜此區區也

又本報自發行以來深蒙代派處極力推廣良深貢感但所有陸續代銷數目務望於華歷十月前一律將收費彙寄到館閱報　諸君如有未交報費者祈早日交到代派處其逕向本館定閱者亦請早日將報費逕寄到館切盼

又向承各地報館不吝　教誨疊　惠報章或衔准交換又本館定閱各地新聞家數不少伏乞隨出隨寄藉資先覩爲快藉此遍佈恕不另函

本館售報價目　計年三拾三册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册洋四角閱半年以十六册計報費二元二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册一角五分郵費遠近照例遞加

驗方新編出售

啓者驗方新編一書。久已風行海內外。其中所列方藥。雖有至粗極賤之品。果能對證發藥。莫不應時輙效。坊刻卷帙太繁。不便携帶。前經橫濱中華會館用鉛排版。共得一百二十餘頁。裝成全册。玆本館用白紙翻印多本。以廣流傳。每本取回紙墨銀二毫五仙。郵費另議。所收銀價俱照日本銀元計算。英洋加一收取。如有定購者。逕函知本館自當照寄。

大同學校續捐己亥年經費諸君名列

耦耕主人捐銀貳百元　無名氏柬捐銀五十二元　東昌寶號柬捐銀十六元
曾卓軒先生柬捐銀十五元　同東泰寶號柬捐銀十二元　陳瑞常先生捐銀十一元
永義和寶號柬捐銀十元　福和寶號柬捐銀十元　楊連先生柬捐銀九元三角

源泰寳號東捐銀八元
成昌寳號東捐銀五元
利隆寳號東捐銀五元
生隆寳號東捐銀三元
捷裕寳號東捐銀二元
廣盛寳號東捐銀二元
裕泰寳號東捐銀一元
錦新寳號東捐銀一元
德興寳號東捐銀一元
廣義和寳號東捐銀一元

鮑芳昭先生東捐銀六元五
廣榮安寳號東捐銀五元
利和寳號東捐銀五元
餘記寳號東捐銀三元
均昌寳號東捐銀二元
李仁耀先生東捐銀一元五
同發寳號東捐銀一元
廣萬祥寳號東捐銀一元
萬和寳號東捐銀一元
兩益寳號東捐銀一元

馮鏡如先生東捐銀六元
鄭席儒先生東捐銀五元
阮翹生先生東捐銀四元
黎煥墀先生東捐銀二元
和興寳號東捐銀二元
宜生寳號東捐銀一元
昌記寳號東捐銀一元
廣信祥寳號東捐銀一元
裕昌寳號東捐銀一元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石太郎
發行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